

日正當中。雖然明天就是中秋了，天氣依然燠熱非常，室外就像個大蒸籠，隨便一動總要周身黏膩。

馬路邊搭的藍白條紋塑膠帆布棚裡儀式剛結束，一些人忙裡忙外收拾善後，西索米樂隊班幾個男人和女子樂隊陣頭在靠棚口的二桌吃飯。喪家大方，今天菜色挺不錯，鮑魚冷盤、筍絲紅燒蹄膀、白斬雞、糖醋魚、佛跳牆、海參燴三鮮，桌上還有冰啤酒、香菸、檳榔。老胡沒忙著吃，自顧自地把手上的小號仔細擦拭，吹嘴、按鍵都用絨布抹得光亮蝨眼沒有一個指紋後，才輕手輕腳收進那個用了很多年的藍絨襯裡黑硬殼提匣。

黑馬故意夾了隻雞腿，一臉色咪咪地轉身問隔壁桌女子樂隊：「妳們有沒有人要吃雞呀？」

「唉呦！夭壽神經病，誰要吃你的雞腿，我們自己這邊嘛有。」

女子樂隊這桌被黑馬的輕薄猥瑣樣挑動起來，鶯鶯燕燕笑罵聲連連，有人拿筷子戳他的啤酒肚，或是伸手揪他的鬚毛，搞得黑馬咧著一口檳榔牙大嘴浪笑，做勢閃躲但表情卻又像是被搔到癢處那樣。

「嘖！什麼玩意兒。」老盧把頭撇向老胡這邊，語氣輕蔑地低聲唸了句。

「誰呀？」

「還不是那群歐巴桑。不能吹不能彈全他媽矇事，都是一堆老蚌殼了，還弄一身像北一女樂隊的制服，你說噁不噁心？」

「呵呵，這有什麼辦法，現在喪家都愛這味，圖個場面罷了。」老胡搖搖頭也笑了。

「就是，找咱這幫老傢伙的喪家越來越少了，現在的活，大概快一半

被她們搶走。還有那個什麼國樂團也來湊一腳，文謫謫擺優雅一點也不熱鬧。」

「依我看，咱這幫老傢伙也吹不了幾年了，不是身體不行，而是世道變了，我們沒用囉。」

領班從喪家那走來，手裡捏著一疊鈔票和二條菸，經過女子樂隊桌還跟她們寒暄了二句。家裡葬儀社生意做很大，幾兄弟各司其職，領班他專門負責樂隊、陣頭業務，西索米這個班就是由他一手安排。老胡和老盧從軍團軍樂隊退伍下來後，就一直是固定班底，老盧吹中音薩克斯風，老胡吹小號。

「來來！各位老師辛苦了，」領班把手裡鈔票分發，每位樂師酬勞五百元，還有二包菸，發到老胡的時候，他微微欠身問：「胡老師最近沒有要回去探親吧？」

「沒有沒有……」老胡笑著搖手。

「你上次回去探親把大家都嚇壞了啦！還以為你回不來了哩。」黑馬放下手上的酒杯插了一嘴。

「是呀，我們那時候看電視新聞都替你緊張得半死。」

「老胡你以後還是少去大陸啦。」

其他樂師還有隔壁桌女子樂隊也紛紛你一嘴我一句地加入這個話題談論，彷彿老胡三個月前的探親之旅，像是入了龍潭虎穴歷劫歸來似的。

「唉，回到台灣才知道北京那邊情況這麼嚴重。我們蘇北老家倒還好，沒什麼動靜，根本不曉得北京發生了啥事，消息完全封鎖。當時往北方的火車都停開，不過回台灣的飛機沒受到影響。」

其實老胡在軍樂隊那批老士官長裡算是年紀比較輕的，不用這麼早退伍，至少還能幹個三、五年才退休，這樣年資或是退俸也更豐厚些。

但是隊上崔胖的事把他給嚇住了，搞得心裡相當不踏實。崔胖早幾年就跟老家連絡上了，也是為了等到退伍年限期滿，硬是在部隊待了二年。剛退伍才幾天他就買好機票、僑匯券、三大件五小件，還換了幾千塊美金，風塵僕僕從香港轉機再一路向北，回到青島老家一看，家裡在辦喪事，老母親沒等到崔胖，在他回去前二天嚥了氣。幾十年分離，就只差二天沒見到老母親最後一面。

崔胖回來台灣後鎮日鬱鬱寡歡消沉得不得了，人也瘦下好大一圈。那段時間老胡他們常去探望崔胖，總依著他把事情從頭到尾敘說一遍，然後再陪老淚縱橫的崔胖喝二杯，任他咕咕嚕嚕翻來覆去說著遺憾悔恨。每一次聽崔胖說這些，老胡心裡就要發毛犯嘀咕，深怕這種憾事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幾經思量便托了些人情關係，當機立斷從部隊退下來，不為別的，就只想早點回去探親

領班發過工錢後，桌上氣氛開始輕鬆熱鬧起來，為往生者辛勞一上午，完事之後喪家請吃飯，飲酒碰杯談天說笑，西索米這種白事就是如此。老胡把碗裡剩的佛跳牆一股腦往嘴裡刨，又把領班送的菸分給老盧、黑馬，並且側耳低聲對他們說：

「我先走一步。念邦早上來電話說剛打完師對抗，要休假回來過節。待會兒我去黃昏市場買菜，晚上咱包餃子吃飯喝酒，你們倆下午沒事就先到我家去，好吧。」

「現在才過中午，黃昏市場賣菜嗎？」老盧用食指敲了敲腕上的精工表。

「欸你不懂，明天中秋節人家休市，今天提早從中午開始賣菜，到下午四點就收了。」

「那好勒，念邦這孩子難得回來陪你過節啊，我也好久沒見到大姪兒

了。」

「爽！有吃有喝我就一定到，」黑馬一臉饞樣咧著嘴樂呵呵，「對了，念邦現在是在哪裡當兵啊？」

「去！什麼當兵，人家孩子現在是中尉副連長，軍官！」

「唉呦，不錯哩，老爸士官長，兒子做軍官。啊老胡你看到兒子要跟他敬禮喔。」

「你他媽有病啊！？這世上哪有老子向兒子敬禮的。」老盧扯開嗓門對黑馬嚷嚷了一句，惹得一桌子人都笑了。

老胡離開喪家時天光也黯淡下來，那態勢看來要下雨，灰濛濛的雲層壓得很低，一坨坨像被抽扯過的髒棉絮鋪滿整個天空。偶而刮起幾陣沒章法的風，把藍白塑膠布棚吹得啪嗒啪嗒響，燥熱空氣總算來了些涼意。他到家後把小號放妥，又趕忙騎著他那輛破腳踏車上黃昏市場。市場裡人聲鼎沸好不熱鬧，摩肩接踵買氣暢旺，過節家人團圓總得吃些好的，魚肉雞鴨蔬鮮海貨，每個攤子前都擠滿了挑揀殺價的人。老胡看了草蝦不錯，個頭大又新鮮，便向魚攤老闆問了價錢，一斤一百八十元，他沒吭聲又繼續看了看攤子上其他魚貨。思忖琢磨好一會兒原本想走的，後來還是開口跟老闆要了一斤半大草蝦和條不算小的白鯧魚。接著又買了蝦仁、排骨、土雞、韭黃、絞肉、香蕉什麼的，在黃昏市場兜了幾圈，手上的東西越來越沉，老胡精瘦胳膊上的青筋暴得像榕樹根一樣。好不容易把該買的菜都挑齊了，大包小包放進破腳踏車籃子裡，放不下的就掛在龍頭把手上。老胡有些費力地蹬上單車，搖搖晃晃踩了幾圈才把車子穩住前行。

氣象局中午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已經明顯感到外圍環流開始影響。街上起了風，行道樹枝葉被吹得左搖右晃，店家招牌也不時發出一陣陣

匡噹匡噹聲響，老胡拱著身子使勁踩單車，微禿腦門上那撮灰白頭髮也被吹得好亂。

才進家門老胡立馬鑽進廚房，先將雞湯燉上，又把排骨焯水去腥之後下鍋紅燒，耗時間的菜都得先弄，然後才洗啊切啊處理其它食材。老胡幹得很起勁，或許是有段時間沒跟兒子、兄弟一起吃團圓飯了，自從念邦畢業下了部隊之後，就少有機會回家。廚房裡沒多久就油湯滾沸飄散出食物香氣，抽油煙機馬達轟隆隆作響，簡單的小廚房許久沒有這麼熱鬧嘈雜了。老胡動作稍停，歪著頭側耳像是想聽清楚什麼，但油煙機的聲音實在太大，他索性甩了甩手上的水又在圍裙上擦抹幾下，掀起廚房門布簾探出腦袋，望向客廳牆角小茶几上那具黑色轉盤電話。

聽說眷村快拆了。老胡家這戶眷房並不大，小客廳擺了套藤椅沙發，還是他結婚時候買的，用料和工藝都挺好，坐了二十多年，到現在仍舊硬朗不搖晃，雖然藤編和木質骨架都磨得油亮，有塊椅面坐塌了還破個洞，老胡也沒捨得換掉，就鋸塊板把椅面給補上將就。三洋彩色電視機是結婚時隊上兄弟們湊錢合送的，映像管老了，畫面總有些朦朧，擺在藤椅沙發側邊那面牆前，白色粉刷牆面已經泛著灰黃，上頭掛著幾幀玻璃鏡框照片，大陸老家寄來的全家合照、老胡的結婚照、太太的獨照、念邦預校畢業照、念邦官校畢業照。

進中正預校的時候念邦才剛滿十五歲，臨行前晚老胡把孩子喊來跟前，交代提醒他許多團體生活應該注意的事情和規矩，最後一臉嚴肅地要他明天自己搭火車去鳳山，也不讓他媽到車站送行，說是為了訓練一個男人獨立能力和勇敢。念邦嘴上已經長了好些細穰穰的絨鬚，他抿了下嘴唇默默點頭，直愣愣眼神裡看不出孩子腦袋裡在想什麼。老胡

太太當時還在家附近的磁磚廠上班，她怎麼能夠放下這個心，一早到廠裡便向領班請半天假，瞞著老胡急忙趕到車站買了月台票，誰知道才過閘口就看見老胡已經在月台上了，他也偷偷向隊上告了假跑來。

說好的要讓孩子自己搭車去報到，但一家三口還是聚在了月台。

念邦穿著件素色短袖襯衫和牛仔褲，腦袋頂了個標準小平頭，下擺算上來四指幅見白，老胡是個要面子的人，前二天刻意領著他去軍團理髮部剃的，他告訴念邦，就算還沒有正式入學，去報到還是得要有個樣子。念邦他媽一面為他捋平襯衫背後的摺痕，一面還不停叨絮生活上要照顧好自己的種種。老胡一身草綠服肩上掛著士官長臂章，身板直挺挺地站在一旁，他的嘴唇微微動了二下，但又沒說出什麼，最後就只是摸摸念邦的頭，看著這個稚氣未脫又有些愣頭愣腦的孩子。

火車開動了，平快車從緩慢啟動漸漸加速駛離，好幾個同去報到的孩子把腦袋伸出窗外跟家人揮手道別，也包括眼神有些茫然的念邦。

夫妻倆站在月台上看著列車漸行漸遠，念邦他媽一手拽著老胡的胳膊，一手摀著嘴忍不住嗚咽起來。

抬頭看看鐘，剛過下午四點，老胡把電視機後頭那塊專門揉麵用的板子取出來鋪墊在飯桌上，再把拌好的豬肉蝦仁韭黃餃子餡、麵粉、擀麵棍也端到客廳飯桌，他算算時間該準備和麵包餃子了。平時大多吃韭菜豬肉餡，今天團圓飯改用韭黃，想到念邦愛吃蝦，晚上除了那道油燜大蝦之外，老胡又特意在餃子餡裡摻了蝦仁。過去老胡每次帶上孩子吃朋友或軍中同袍喜酒，只要夾隻茄汁大蝦，再倒杯黑松汽水，念邦便會乖乖坐在老胡身邊安靜地吃著，不像其他家孩子，脫韁野馬似的滿場跑竄。席間同桌朋友也會問問念邦學校功課情形，念邦總能拿捏分寸禮貌應答，縱使嘴上不說，但孩子的表現讓老胡心裡得意極

了，嘴上也露出一絲驕傲又快慰的微笑。

小客廳裡很安靜，除了老胡使勁揉麵把飯桌桌腳壓出嘎吱響外，幾乎沒有一點聲音。他揉著揉著便有些走神，手上的動作也慢了下來，彷彿在思量什麼似的，不一會兒又回過神來望向小茶几上那具黑色的轉盤電話。看了幾眼他還是放下了手上的麵團走上前去，表情狐疑地拿起話筒附在耳邊，聽到傳來「嘟……」正常的信號長音，他才又把電話輕輕掛回去。

紗門突然被推開，是老盧和黑馬到了。

「好香啊，今天燒什麼好吃的？」黑馬前腳才跨進客廳，就猛吸著鼻子大聲嚷嚷。

「排骨正燒著呢，今天還有油燜大蝦、乾煎白鯧、清蒸臭豆腐、泡椒雞雜、拍黃瓜、老母雞湯，當然豬肉韭黃蝦仁餃子是少不了的。」

「好傢伙，你搞這麼多菜，這是過大年啊？」老盧一臉驚訝，眼睛睜得圓鼓鼓。

「唉呦，念邦幾點回來，說得我都巴豆妖了啦。」

「呵，這孩子還沒來電話，也不知道坐幾點的車，啥時能到家不確定，不過早上電話裡是說要回來吃晚飯的。你要餓了茶几上那串香蕉你先吃二根墊墊肚子。」

黑馬也不客氣，揪下一根香蕉扒了皮就巴噉八噉吃起來，吃了幾口發現老盧在瞪他，黑馬才一臉尷尬傻笑，又扯了一根遞給老胡。

「我不吃，認識我這麼久，你幾個時候看過我吃香蕉？」

「他最討厭吃香蕉了，以前吃傷過。是咱念邦愛吃他才買的。」老盧邊說邊把香蕉搶了過來。

「啊？吃傷過是什麼意思？」

老胡笑了，他放下桿麵杖拍拍手上的麵粉，走進廚房把先前沏好的一壺茉莉香片端出來，用軍團慶生會發的磁杯替老盧、黑馬分別斟上，又給自己專用好多年的白搪瓷大茶缸倒了些，然後緩緩坐在餐桌椅上，喝了幾口熱茶才開始對黑馬娓娓道來：

「那年我們從舟山群島撤退上了輪船，情況很亂，軍人、老百姓都有，擠得滿滿一船都是。開船前伙夫炕了餅發給每個人，也就是所有的糧食了，但是航程很久大概有一個月都在海上吧，吃了幾天身邊剩下的餅變得又乾又硬難以下嚥，索性就扔在自己睡的煤堆邊。後來連下好幾天雨，煤堆上的餅都發霉生出好長的白毛，斷糧的日子實在是餓到受不了，我用雨水把白毛洗掉，再把餅裡的黑煤渣水擠乾，就這麼吃了。」

「啊……」黑馬發出好長的驚嘆，表情更是不可置信，「那香蕉呢？香蕉是怎麼回事？」

「哎呀你急個屁，別插嘴讓老胡慢慢說。」

「後來船終於到了高雄港，但是不知道是要清查什麼還是啥原因，所有人都不准下船。隔天老總統和蔣夫人來到碼頭探望慰勞我們，還犒賞每人五塊錢。我看碼頭上有人在賣香蕉，這種南方水果老家可不常見，加上實在太餓了，就把五塊錢放進鋼盔裡，再用根繩子綁住垂吊下去。和賣香蕉的老頭言語不通，只能使勁比手畫腳讓他明白要買幾根蕉，不過當時也搞不懂五塊錢新台幣有多大，只見老頭看到鋼盔裡的五塊錢大吃一驚，然後把整簍子的香蕉給我吊上來，少說也有幾十根吧。」

「哈哈，所以你就狼吞虎嚥享受一頓香蕉大餐了？」

老胡聽了黑馬這麼說，一口茶差點沒嚥著，「香蕉大餐，呵呵，讓你連



吃三天香蕉看你還覺得享受不？」

「那就真的沒有東西吃了嗎？」

「還是有的。或許是看我們船上這麼多飢餓狼狽的軍人和百姓可憐，有些心地善良的台灣當地人，自己跑來碼頭搭棚子起灶煮鹹粥，在船上聞到那大米和芋頭的味道，之香啊，要知道我們多久沒吃過米了。」

「可是你們不是不能下船，要怎麼吃得到？還是用繩子吊鋼盔下去裝嗎？」

老胡嘆了口氣，一臉苦大仇深表情接著說：

「是有用鋼盔，但沒鋼盔的人就用破臉盆，甚至是腳上的破爛軍靴、大小便的痰盂……只要是手邊像個容器能裝鹹粥的東西，通通拿繩子拴住趕緊搶著吊下去討粥吃……沒辦法…大家都餓瘋了……」

老胡的聲音語速漸漸沉緩下來，話語就斷在這裡。他沉默了幾秒，緩緩把手上搪瓷茶缸放下，起身進了浴室擰開龍頭洗臉。

黑馬楞住，手上還拿著半截香蕉兀在那，他轉頭看向老盧，表情彷彿在問這是真的還是假的。老盧沒說話，皺著眉一個勁抽菸，煙霧迷漫圍繞在他的臉前，使他的五官看起來有些朦朧。他跟老胡同在軍樂隊多年，既是同僚也是好友，這段往事是知道的。小客廳陷入有些尷尬的安靜，只有外頭颼颼風聲和浴室傳出來的嘩嘩水聲。

老胡從浴室走出來又轉進了臥房，邊走還邊拿毛巾不停擦著濕漉漉的臉。不一會兒手上提著二瓶酒出來，擱在老盧和黑馬面前的茶几上。

「乖乖，湯溝大麴。」

「大陸酒捏，這個好喔。」

老盧跟黑馬一看到酒就來勁，拿起酒瓶來左右仔細端詳，像是看稀奇的寶貝那樣，還不時交頭接耳討論著。平時他們這幫兄弟酒可沒少喝，

天熱喝啤酒，天冷喝高粱，但大陸酒對他們來說還是稀罕的新鮮貨。

「這是回去探親時，對台辦主任請吃飯時候送的。我們老家那邊產的酒，據說北宋時期就開始有了，挺香的，不辣喉不上頭，今晚咱四個爺們就喝它吧。」

老胡嘴角揚起了些微笑，邊說邊把麵團搓成條，再揪成一個個季子，然後用手掌壓扁，使上擀麵棍麻利熟練地擀餃子皮。老盧也把黑馬摺在一旁過來幫忙，他老家是東北長春的，包餃子就像喝水一樣容易平常。先拿張擀好的餃子皮攤在手心，用筷子夾一坨餡放在中央，上下一合再熟練輕巧左右二邊捏出規整的折子，一顆白胖胖餃子就完事。黑馬站邊上看老盧包餃子好像挺容易，也忍不住手癢拿張餃子皮試試，結果他還真不是這塊料，捏出來的餃子口沒封緊不說，外型也歪瓜劣棗慘不忍睹。

「哎呀，去去去！你這是瞎鬧，滾犢子邊上涼快去。一會兒等著吃就行，別在這添亂。」

「好啦好啦，我當大爺等著吃就好，」黑馬被老盧削了一頓退開餐桌邊，搓著手傻呵呵咧嘴乾笑，「不過呢，我其實比較愛吃高麗菜水餃，韭黃的不好吃，有一種辣辣的味道，吃完嘴巴也臭臭的。」

「什麼臭，你嘴巴平時就臭。豬八戒吃大麥，高級貨都給你說埋汰了，有得吃就不錯啦。」老盧眼睛根本不看著黑馬，手上捏著餃子數落他。

「黑馬呀，你們祖輩從大陸過來得早，到你們這一代再怎麼辛苦總還是能吃上口飯，不像我們，過來的時候一窮二白，頭些年部隊也艱難，幾乎沒吃過幾天飽飯。現在生活好了，回想以前的日子，那真是不堪回首呀！」

「都已經到了台灣，笑死人了，寶島捏，你們又算是吃國家的，怎麼

還會餓肚子？」

「民國建立以後，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國家虛弱、民不聊生、部隊也窮，台灣那時候也還是農業社會，不像現在經濟繁榮。」

「呵呵，很難想像在部隊吃公家飯還會巴豆妖。」

剛到台灣的頭二年，老胡還只是個少年兵，出操訓練嫌個子太小，也就是跑跑公文辦些雜事。但是部隊其他人就不同了，每天光膀子只穿條紅褲頭，戴斗笠打赤腳，在南臺灣炙熱太陽底下操課訓練，曬到脫皮肩上也出了水泡，可是鬥志依然高昂口號喊得響亮，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縱使艱苦異常，但因為大家都有著打回老家去的共同念想，沒聽過一個人抱怨。不過那時候部隊真擠不出錢來，伙食非常差勁，桌上就一個鐵臉盆，稀稀湯湯全是菜和豆腐，沒什麼肉食油水，米飯都是陳倉舊米，一碗可以挑出小半碗穀子或小石頭，蒸饅頭的麵粉不知道是什麼來路，吃起來一股霉味。每天大量消耗體能艱苦出操，伙食營養卻跟不上，有些人得了肝病、瘧疾什麼的，根本撐不了多久就死了。

「念邦小時候挑食，都是被他那個媽慣壞的。這不吃那也不吃，我可是餓過肚子遭過罪的，這件事絕不能依他，挑食就是一頓揍，非得把他這壞毛病拗過來。」

「那老胡還是你教得好，現在兒子很有出息當軍官，以後給你們胡家光宗耀祖。呵呵。」黑馬一臉二百五卻說出一嘴正經話，說完連他自己都覺得好笑。

「但這孩子脾氣也挺犟，常常臭揍一頓還不吃。後來是進了軍校才完全改過來的。剛去半年寫信回來說，每天鍛鍊體能又不准上福利社，吃飯時候肥豬肉也吃，蔥薑蒜也吞，連最討厭的胡蘿蔔都當成紅燒牛

肉，餐餐都得幹上三碗飯才得飽。」

「就是。我說像黑馬你呀，一身臭毛病壞習慣，就該去軍校好好修理磨練一下，肯定能變成有為中年。」老盧一手打了火遞到黑馬嘴邊替他點菸，又一邊笑著消遣他。

「好了，你們自己看看報紙、喝茶、看電視，我進廚房燒菜。都六點了，估計念邦應該也快到了。」

將近一百個餃子整齊地排放在揉麵板上，大小均勻折子漂亮，二個北方男人幾下子就搞定。過去大陸北方不比南方富裕豐饒，對於吃沒那麼講究，過年、元宵、冬至或是家裏面有值得慶祝的事，就是來頓餃子，在老胡或老盧家鄉也是這樣。

天色完全暗下來還下起雨了，而且雨勢越來越大，混著疾勁的陣風，呼嘯擊打在眷村巷弄街坊間，也打在老胡家屋頂灰色水泥瓦和門前塑膠遮雨浪板上。也不知道是哪家鄰居的大門沒關好，被風吹得砰啊砰直響，教人聽得心裡犯躁。

小茶几上的電話忽然響起，清亮鈴聲彷彿把小客廳裡的空氣都震動起來。老胡一手油膩連忙從廚房探出頭，邊拿抹布擦著邊要老盧去接電話。

「喂，欸……是，他在廚房燒飯，欸，我……我老盧，嗯哪，好好好，知道知道，我立馬跟他說。」

老盧掛上電話，搖搖頭呵呵笑了二聲。老胡還捏著抹布下意識地不停揩手，表情急切望著老盧。

「怎麼樣？啥情況？」

「嗨，假警報，沒事。村自治會辦公室打來的，說要眷戶緊閉門窗做好防颱工作。」

老盧湊到廚房門口，把布簾撩起來搭到桿子上，倚著門框看老胡煎魚。黑馬也百般聊賴看著牆上那些照片，他來過老胡家幾次，喝茶、喝酒、聊天，卻從沒有仔細端詳過這些影像。忽然他像是發現什麼驚奇的事情，三步併二步也湊到廚房門口問老胡：

「老胡，念邦預校畢業的時候才幾歲啊？怎麼看起來這麼幼齒？」

「十七歲，他十五歲國中畢業考進去的，怎麼啦？」

「十五歲就送去軍校！你怎麼捨得呀？是不是不愛讀書就乾脆送去做兵？哈哈！」

「你放屁！我大姪兒成績好得很，國中畢業全校前十名哪，」老盧一手叉腰一手用食指對著黑馬的鼻子不停上下點晃，「十五歲念軍校算什麼，老胡十一歲就進部隊跟著跑來台灣了。」

「怎麼可能，」黑馬怪住了，眼睛睜得好大，「部隊怎麼會收小孩子？」老胡把煤氣爐和油煙機關了，又把鍋裡那條煎成金黃色的鰻魚剷出來放在大橢圓瓷盤上，還用鍋鏟撥了二下把魚擺正，這才幽幽地轉頭跟黑馬說：

「你不知道那時候局勢有多亂，晚上靜的時候都能聽到村外槍聲，啥情況完全弄不明白，村裡各個心頭疼得慌，都說八路軍恐怖會弄死人，所以能跑就跑能逃就逃。我們收拾好細軟家當也準備往南方走，後來聽我娘那邊親戚說我表哥在部隊裡當排長，可能要退去台灣，我是家裡唯一男丁，我爹總有要保住香火的想法，況且部隊有熟人可以照顧，就把我送去給表哥當小傳令，自己帶著我娘和二個妹妹一路也跟在部隊後面跑。」

「然後你們就到台灣來了？可是你爸媽怎麼沒來？」

老胡把乾煎白鰻遞給老盧，又努嘴示意他端到飯桌去。轉身把炒好的

肉末、蝦米、香菇丁、豌豆鋪在臭豆腐上放進蒸屨裡。

「唉……說來話長，總之，當時的局勢太亂了，我娘和生病的二妹耽擱在前一個鎮，我爹回去接她們，誰知道部隊當晚就拔營轉進跑了，等爹娘回頭尋來，找不著部隊也找不著我，從此就一別四十年。」

「哎呀，好了，不說這些了，大過節的。黑馬，去洗手幫忙擺碗筷。」老盧揮手吆喝。

老胡拿了條乾淨抹布把飯桌揩拭乾淨，老盧進出廚房把菜都端上桌，黑馬負責擺上四副碗筷和四個小酒杯。忙和一下午終於把這頓團圓飯給備妥了，現在就等念邦到家，餃子一下鍋就可以開動。正當他們三個爺們搞定飯桌上的一切準備安坐下來時，突然眼前一黑，停電了。

「唉呦！壞了，停電啦。」

「保險絲燒斷了吧？」

「咋突然停電了呢！？怕是颱風把電線給吹斷了。」

小客廳裡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牆角的電風扇也呼呼嗡嗡漸漸停下來。老胡摸進臥室在櫃子裡翻找出手電筒和蠟燭，老盧和黑馬接過來掏出打火機點了二根，再滴幾滴蠟油把蠟燭黏在飯桌面上。漆黑的斗室頓時暖光漸亮，溫潤光線照在一桌子熱氣騰騰的菜上，也暈染在老胡稜角分明消瘦的臉上，他的皺紋看上去更深刻了。

「念邦這孩子，都快七點半了，他早上電話裡怎麼跟你說的？等會兒一定要罰他多喝幾杯。」

「師對抗打完啦，早上營長宣布休假，他買了中午的對號快，說是晚飯會到家。」

「真是的，該不會火車受颱風影響了吧？」

「老胡……不是小老弟我說你，自己都當了一輩子的兵了，就這麼一

個寶貝兒子，怎麼還送他去當兵呢？」黑馬點了根菸，吞吐了二口才一臉正經地問老胡。

「其實道理很簡單，我這輩子是部隊給我的，即使退伍離開了，把兒子送去是報答這份恩情。再說，一個把守大門的警衛退休，總還要有人接上，繼續保護這個家，不然家裡頭的人怎麼能安心踏實地生活呢？」

「好！」老盧使勁拍了下自己大腿，又豎了個大姆指，「我盧某人真服了，沒想到你書讀得不多，但是……」

老盧話音還沒落，小茶几上黑色電話突然鈴聲響起，三個爺們都怔了一下，然後同時往電話方向看去。老胡立馬拔起身子走上前，急切地拿起話筒接聽。

「喂，欸是啊，嗯……嗯……好，好……好勒，沒事，你忙去，明白的，你自己要好好的啊……行，知道勒……」

老胡輕輕放下話筒，也沒走回飯桌，直接在籐椅沙發上坐下。老盧和黑馬都把腦袋探向老胡，客廳裡除了飯桌有點燭光，其它地方幾乎黑燈瞎火，看不清老胡臉上表情，只覺得氣氛不太對，所以都沒敢吱聲。老胡不言語，靜靜呆坐一會兒嘆了口長氣，他走回飯桌拿起桌上那瓶老家產的湯溝大麴，緩緩把蓋子擰開，為老盧、黑馬把酒斟上，然後也往自己杯裡倒滿。

「咋回事？念邦說啥了？」

「對呀對呀，是念邦打來的吧？」

老胡繃著張臉，實在看不出到底是什麼情緒，但他呼吸聲挺重實，即便外頭風雨交加都還能清晰聽見。老盧和黑馬丈二金剛搞不清現在什麼情況，心裡卻又急得半死。

「欸，你倒是吭個聲吧，念邦電話裡怎麼說的？」

「說是部隊取消休假，唉，要戰備，預期颱風會有災情，待命準備救災。」

老盧和黑馬一聽都焉了，等待念邦一下午，總想大家團聚吃飯喝酒，也聊聊孩子在部隊的生活，這下可好，念想全都落空。但他們知道最失落的是老胡，想說點什麼安慰他，但又實在想不出能說些什麼。

老胡舉起酒杯，對向二位哥們：

「來，管它外面風風雨雨，咱乾一杯，安心踏實地吃飯喝酒。」

老胡仰頭一飲而盡，高純度的酒液在他嘴裡瞬間炸開，猛烈灼燒著口腔和味蕾，他一摒氣，硬生生全嚥下去。老胡放下酒杯，用手背擦了擦嘴，然後露出一絲驕傲又快慰的微笑。